

碰鼻頭拐彎亦是一種境界

朱國良



夏日同學大聚會。席間一位「同學勞模」的創業史成了美談。當年在大多數人紛紛去考大學之時，這位成績中等的同學卻選擇了進工廠搞水電安裝，當絕大部分人高考鎊刃而歸時，這位同學卻把事業搞得紅红火火。在交談中，這位創業有成的同學說，我深知不是讀大學的料，不碰鼻頭就轉彎，知難而退了。

別人淘金我賣水

好一個知難而退，這是一種科學的退，藝術的退，是一種「認識你自己」的自知之明，大有「退步原來是向前」之妙。記得前些時候，在《我貧窮，我奮鬥》一書讀到了這樣一個故事：19世紀中葉，不少人聽說美國加州有金礦，紛紛前去淘金，17歲的小農夫亞默爾也加入到了淘金者的隊伍中。然而，加州氣候乾燥，水源奇缺，不少人被飢渴折磨得半死。許多人抱怨：「誰要是給我一壺水喝，我就給他一枚金幣。」亞默爾就想：我決弄不過這些強勁的淘金者，這裡不是缺水嗎？於是，他退出了淘金隊伍，開始挖渠引水，過濾成為飲用水，並裝進桶裡，挑到山谷裡賣給淘金者。結果當許多淘金者空手而歸的時候，他卻靠賣水賺到一筆可觀的收入。

生活中有些事就怕盲目，就怕找不到制高點。任何事情都存在突破口，但不是任何人都能夠穿越突破口，每個人能夠戰勝很多困難，但不可能破了天下任何難關。抵達更高的境界，超越生命的極限，這對有些人是一種挑戰和考驗，但成功者畢竟鳳毛麟角。而對不少事情，只要盡力就好。如果說挑戰是對生命的發揚，是人類對事物的宣戰，那麼明智該是另一種美好的境界，是對生命的敬畏和尊敬。一個不懂得珍惜的人，命運會給予他懲罰。而不少悲劇的避免，成功的事例，往往與改變思維定式、講究科學方法有着關係。

別總想螞蟻撼樹

面對生活，面臨挑戰，知難而進，十分重要。但懷揣一根「理智」和「明智」的坐標上路也有必要！生活中的不少事，是需要盡力而為又量力而行的，總是不自量力，感覺永遠良好，總想螞蟻撼樹，蛇吞大象，是有苦頭吃的。心中明白自己有幾斤幾兩，曉得一點自知之明，它能督促我們不懈努力地向前，又能提醒我們恰到好處地到此止步。它能啓示我們在不能進的時候，能不能繞一繞，或者息一息，甚至退一退。這決非是逃避，也不是消極，而是另一種思維和眼光，另一種道路和境地。

「向前三步想一想，後退三步思一思」。一個人要不斷地走向高峰、走向寬闊，在理想上應是志存高遠的。但是發了奮，盡了力，能夠夠趣地退下去，也是一種高遠的境界，乃是一種智慧的選擇。成功與失敗只是開始，堅持與放棄各有意味。自知之明，自知之貴，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條件不具備時，我們應當採取以退為進的辦法，以一種睿智，有謀略有智慧地積極進取。可以這樣說，不少時候，如果一味地鑽「牛角尖」，走「死胡同」，其結果可想而知。退一步再進，碰鼻頭拐彎，亦是一種成熟和修養，是一種眼光和境界。

沙縣小吃

沙縣小吃以其品種繁多、風味獨特和經濟實惠享譽大江南北。近幾年來，沙縣有5萬農民打着「沙縣小吃」旗號，靠著「一家一店」模式，在全國開了1萬3千多家小吃店，低調而迅速地佔領了全國幾乎所有縣城。這些小吃業主們每年掙回家的錢超過5億元，佔全縣農民純收入的70%以上。「沙縣小吃」名副其實地成為了沙縣的支柱產業。

扁肉的傳統製作，是將一塊肉用木棒不停地敲打，直到將整塊肉敲打至爛為止。於是一些人為了省時省力，用機器將肉攪爛，為了增加口感，就摻入了世界各國早已禁止使用的化工原料硼砂。人體攝入一定量的硼砂後，不僅會出現嘔吐、腹瀉、紅斑、循環系統障礙、休克及昏迷等症狀，甚至可能致人死亡。

店主在小吃製作中加入硼砂，固然省時省力，也增加了食品的口感，但生產出來的卻是有毒食品。個別店主的做法，無異於在「揮刀自宮、自廢武功」。

前車之覆，後車之鑒。沙縣小吃雖說有上千年的歷史，聽起來悠遠綿長，但事實上是脆弱無比的，甚至經不起一勺硼砂的摻雜。俗話說：「一粒老鼠屎，壞了一鍋粥」。試想，為了一勺被曝光的硼砂，最後買單的卻是「沙縣小吃」這個多年的品牌，是全國1萬3千多家店面，是5萬多從業的沙縣農民兄弟。這樣折騰的代價，是否也太太太可怕？

羅宜福

聯大向全球金融病開刀

陳 群



6月24日，「世界金融和經濟危機及其對發展影響高級別會議」開幕。此次會議是聯合國就當前國際金融危機舉行的首次高級別會議。筆者以為，此次有126個國家派代表出席的全球峰會，預示聯合國啓動一次世界性會診，向全球金融病開刀。

全球金融病入膏肓

聯大主席布羅克曼在開幕式上說，「當前的金融和經濟危機已經蔓延到全世界，所有國家都受到了影響。但危機也意味着機遇，國際社會應借此機會查找問題，制訂可持續發展戰略。」他還指出，「經濟早期復甦的前景暗淡，迫使各國準備面對長期的貿易、投資和就業下滑，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將面臨困境。」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指出，「世界正面對着聯合國成立60多年來最為嚴重的一場全球性金融和經濟危機。儘管日前在一些國家出現了經濟趨向穩定和增長的跡象，但大多數國家並沒有出現經濟復甦的「萌芽」，這場危機的影響可能會延續幾年之久。」國際金融協會預測，今年流入新興經濟體的私人資本同2007年相比將下降82%。世界銀行則預計，這些國家的金融缺口將達到7000億美元。每年將有一億多人陷入極端貧困。

世界正經歷着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貿易、投資和就業都出現了全球性大幅下滑。如何減輕危機的後果，如何消除對世界最弱勢人口的影響而採取緊急和長期應對策略，如何啓動改革國際金融結構的對話，如何徹底改革現有國際金融體系等等，已成為全球發展的頭等大事與當務之急。正是這樣的背景促成此次峰會。據聯合國網站報道，在3天峰會期間，還舉行4場主題圓桌會議，包括衆多世界領導人在內的高級代表以會診方式探索治療方案，探討如何向全球金融病開刀。

就像中醫越來越受到全球認同一樣，中國代表團在此次峰會以積極負責的大國態度，大力支持「全球會診」，受到普遍重視。外長楊潔篪率代表團出席會議，並發表題為《應對金融危機，實現共同發展》的講話，突出了五個重點：

一是強調危機中聯合國重大作用。「聯合國是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權威性的政府間國際組織，是促進國際經濟與發展合作的重要機制。中方支持聯合國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方面發揮更大作用。」



從7月1日起，北京警方全面啓動以國慶六十周年安保為中心的「驚雷行動」，按照奧運安保標準，採取超常規刑偵手段和措施，確保國慶活動的絕對安全。

堅持社會主義不動搖

余 言



政治體制改革問題是《改革歷程》一書內容中涉及最多的話題之一。在學潮期間，趙紫陽建議，在人大設立一個有權威的廉政委員會，加強輿論監督，加強透明度，加快新聞法、遊行法的制定。通過對一些社會上關心的熱點問題的改革，使人大真正能發揮最高權力機構的作用，把學潮緩和下來、平息下去，並以此為契機啓動政治體制改革，引導學生把注意力轉移到如何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上來。

問題不在於他當時提出了上述的政治改革設想，而在於他還有更多沒有表述出來的想法。

一切從中國實際出發

那麼什麼才是他心中的中國民主政治制度，正如書中所寫道的，「西方的議會民主制是現在能夠找到比較好的、能夠體現民主、符合現代要求而又比較成熟的制度。現在還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一個國家要實現現代化，要實現現代的市場經濟、現代文明，它就必須實行政治體制上的議會民主制。」在向議會民主政治體制過渡中，中共作為執政黨必須過「兩關」——開放「黨禁」、「報禁」和實行「黨內民主」，還要實現軍隊「國家化」和更早地實行「司法獨立」。他把政治體制改革遇到的重重阻力，歸之於鄧小平和一些老人們。

顯然，他的上述看法、主張和建議，實際上就是要把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引向西方鼓吹的「政治多元」、「議會多黨制」、「司法獨立」、「新聞自由」、「軍隊國家化」、「三權分立相互制衡」等所謂的「民主化」道路。儘管他說不是要改變中共的執政地位，只是改變執政方式，但他主張和建議的政治改革措施和方式，其實都只是他表白的「一個過渡」而已，最終是要把中國社會主義的政治體制引導和演變為

西方式的多黨議會民主政治體制。

他的這些主張、設想與中共提出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推進黨和國家領導體制改革，加強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促進黨的生活和國家政治生活民主化，堅持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制度，發揮共產黨領導、民主集中制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不照搬西方那一套所謂民主的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方向，是完全背道而馳的。趙紫陽對政治體制改革的看法、主張和建議，不僅僅是對中共十三大有關政治體制改革論述的否定，更充分反映他要「另起爐灶」、「另闢蹊徑」、「改弦更張」。

1989年9月16日，也就是「六四」事件發生後的3個月，鄧小平在會見美籍華裔學者李政道教授時說，現在我可以肯定，中國的四個現代化和改革開放事業可以搞得更好。中國人有自信心，自卑沒有出路。中國一定要發展，改革開放一定要繼續，生產力要以適當的速度持續增長，人民生活要在生產發展基礎上一步步改善。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我們前進的步伐會更穩健，更扎實，更快。我很相信這一點。我們有信心把中國的事情做得更好。

過去20年我國改革開放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發展的歷史軌跡也證明了這一點。

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

中國目前及今後政治體制改革方向、內容和方法，正如中共「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報告已指出的，政治體制改革作為中國全面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隨着經濟社會發展而不斷深化，與人民政治參與積極性不斷提高相適應，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

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就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推進政治體制改革，要有利於增強黨和國家的活力，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特點和優勢，充分調

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創造性，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鞏固和發展民主團結、生動活潑、安定和諧的政治局面。

推進政治體制改革，要堅持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提高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保證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堅持從我國國情出發，總結自己的實踐經驗，同時借鑒人類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絕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要着重加強制度建設，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規範化和程序化。

鄧小平才是「設計師」

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及政治學教授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在該書的「代後記」中稱，他讀了這本書後明白了，中國改革的「設計師」實際上不是鄧，而是趙。在農村包產責任制上作出概念上突破的是趙，不是鄧。制定取得巨大成就的沿海發展戰略，也是趙。這位美國教授的「設計師」說法完全不客觀，不符合歷史事實。

趙紫陽曾擔任過總理和總書記。作為一個主要的決策參與者和政策的主要執行者，他對推動中國的改革開放是發揮過重要和有益作用的。但把他曾經起到過的重要和有益作用誇大到稱之為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設計師」，則是完全不能令人信服的。

麥克法夸爾教授畢竟是一位美國教授，他所秉持的政治理念、歷史觀和價值觀使之認知眼光自然帶上了自己的色彩。他對書中談到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時，提出西方議會民主制度是「現在還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的看法當然會表示認同並對之加以讚揚的態度，是可以理解的，也不是為怪。但麥克法夸爾教授的評價並不完全符合中國改革開放歷史進程的真實情況，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未來也是不會朝着他所期待的那個方向發展的。

（余言《欲把中國改革開放引向何方？》二之二）
本文摘選自香港《紫荊》七月號

蛇打七寸。金融病命門只有一個——自由市場「看不見的手」失控。筆者同意央行金融研究所《改革國際金融監管體系幾點認識》一文觀點。

「看不見的手」已失控

其一，金融危機暴露金融監管存在三大失控問題：一是過分相信市場作用。誤以為政府「最少的監管就是最好的監管」，過度相信市場自我修復能力，忽視了在資本逐利動機下隱藏的系統性金融隱患。其二，監管體制落後於實踐。近十年來，金融市場和實體經濟迅速發展，使發達國家錯誤認為現行監管模式和體制是有效的，沒有根據金融市場的發展提高監管體制的有效性，本次金融危機暴露的監管機構之間摩擦、內耗和推諉，都是證明。其三，國際監管體系尚未形成。國際合作缺乏統一的監管標準和信息交換機制，對國際性金融機構的跨境活動，尤其是國際資本流動，缺乏了解。

筆者歷來肯定「國家引導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中國綜合模式」的優勢。正如央行行長周小川指出的，中國政府採取了必要措施應對金融危機，一些改革已經開始。中國將積極參與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包括「病因診斷」、改革方案的研究和執行，並將加大对全球經濟穩定、銀行監管和金融穩定方面的參與程度。筆者相信「中國診療」將為全球治愈金融病起到重大作用。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蔡英文「救扁」四原因

海洋

民進黨、「獨派」團體、挺扁人士，相信陳水扁無罪，接受扁家拿錢是為了搞「台獨」、募資金，不是貪腐犯罪的說詞。蔡英文的手法是：避談陳水扁一家的貪腐行為而只稱是聲援陳水扁的「司法人權」。正如台《聯合報》指出的，民進黨假借「司法人權」的名義號召簽名，但誰人不知其實是為了「陳水扁無罪」的深線訴求在張目。蔡英文若推動聯署開釋陳水扁，將就此把她自己與民進黨綁在「救扁戰車」上不得脫身。

名利思想作祟

三、蔡英文「救扁」是出於民進黨內外壓力和名利思想作祟。去年，蔡英文剛接任黨主席時，曾強硬表示要帶領民進黨走出「沒有陳水扁的時代」，要求黨公職人員不得發表挺扁言論或參與挺扁行動，可見蔡英文知道扁案對民進黨的殺傷力，明白民進黨重生的契機在於與扁劃清界線。

但蔡英文最終還是決定挺扁，直至竭力「救扁」，蔡英文的轉變主要有內外兩方面的原因：一是外因——民進黨內的壓力，「天王」級人物已經迫不及待地出手，想奪黨主席位置，以利用年底的縣市長選舉和2012年「大選」的布局；二是內因——蔡英文私心作祟，既想保民進黨主席之位，又懼不能缺席2012年「大選」的企圖心。通過「救扁」，藉機與扁系修好救自己，為保自己名利提供條件。因而在扁案已經進入「司法程序」後，蔡英文卻要聲援陳水扁的「司法人權」，為扁鳴冤叫屈，最終選擇「救扁」。

四、蔡英文是否真心「救扁」令人深思，蔡英文「救扁」實是為了拉攏扁系保自己。

挺扁勢力雖然零零落落，但對民進黨仍有牽制力。而陳水扁的官司不會很快終結，訴訟程序必然拖延時日，甚至拖個數年。蔡英文再怎麼挺扁，她的策略也僅僅是在羈押程序上作文章。她的「挺扁行動」，本質上是跟挺扁社團大相逕庭的。挺扁團體荒謬地相信陳水扁無罪，接受扁家拿錢是為了搞「台獨」、募資金說詞，而蔡英文會相信這種說詞嗎？頭腦清楚的民進黨員會同意這種邏輯嗎？實在令人深思。

島內媒體指出，雞鴨不同調，既然連路線和領袖格調都大不相同，而蔡英文僅在羈押問題上大作「救扁」文章，阿扁及其真心支持者會滿意嗎？蔡英文如果只是為了拉攏扁系，很顯然扁系是不會真正領情的。

作者為資深台灣問題評論員